

封面、插图：张 路

完 达 山 中

丁 继 松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2 3/8 印张 20 千字

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数 59,001—159,000 册 定价 0.18 元

目 次

初进完达山·····	1
密林窖鹿·····	15
深山采参·····	27
大马哈鱼的故事·····	42
和“黑瞎子”的战斗·····	48
冰上捕鱼·····	61

初进完达山

小朋友们，我们祖国的东北有三个大林区。你们能说出它们的名字来吗？好，让我告诉你们：这三个大林区就是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和完达山。我这次旅行是到完达山林区去的。

完达山在黑龙江省东部，是著名的长白山山脉往北伸展的部分，从南到北有六百多公里的面积，横跨好几个县。经过地质学家的考察，完达山的山体是由花岗岩、片麻岩和玄武岩组成的。山里的矿藏很丰富，出产煤、金子、铁、石油……简直象个聚宝盆哩！当然，最丰富的还是那象绿色海洋般的森林了。

小朋友，这么富饶的完达山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时候，却被糟蹋得遍体鳞伤。就拿森林来说吧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森林资源，采取了毁灭性的采伐。一片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到解放前夕，几乎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。那时候的林业工人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，吃的是橡子

面，穿的是麻袋片。挣的一点点工资，还要受“把头”的剥削，拿到手的就更少了。那时候，林业工人把完达山林区叫做“绿色监狱”。

解放以后，完达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党和政府制定了“重点造林，合理采伐”的林业方针，使古老的森林恢复了青春。现在，完达山里建立了一个一个新的林场，每年有计划地供应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木材。一条一条宽阔平坦的公路，象金色的飘带一样，在山里穿来穿去。一座座新的城镇，不断地出现在地图上。巨大的高压线铁架，把强大的电流送进了深山老林。工厂的高大烟囱在喷吐着白烟。到了夜晚，满山遍野，电灯象珍珠般地闪亮着。还有，完达山南北，国营农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城市知识青年，正在为建设边疆，开发“北大荒”献出美丽的青春。

完达山苏醒了。完达山掸掉了历史的尘埃，以新的面貌，迎接着祖国美好的未来。

我从哈尔滨出发的时候，松花江刚刚解冻。等我到达完达山林区的时候，已经是冰雪消融、阳光明媚的五月间了。

我来到了完达山麓的大马河林场。林场的李场长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他用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诙谐地说：“欢迎你来！我们这里是个宝地，你要是住上一个月，撵都撵不

走你了。”

原来，这个林场除了春天造林、冬天伐木外，平时还搞些打猎、捕鱼、采药这类的副业。

林场傍山靠水，环境可美啦。走出门就可以看到那雄伟的完达山。完达山的东面是乌苏里江的一条支流——挠力河。

说起这挠力河，真是一条奇特而又美丽的河流。它最宽的地方，可以两只船并行；而窄的地方，却只有七八米。它象一根蓝莹莹的玻璃带子，弯弯曲曲地盘缠在完达山的脚边。

我从来没见过拐这么多弯的河流。船要是在这里航行，那才有意思呢！船头一会儿朝东，一会儿朝西，就象在河里打转转似的。

小朋友，你要是打开地图找到乌苏里江，在它的西面就可看到这条挠力河，就会发现在它的旁边画着许多蓝色的小道道。这是什么符号呢？地理书上说是“沼泽地”，我们叫它是“水草甸子”。它上面长着半人高的草，下面是烂稀泥。有的地方，人要是蹚[chuài]上去，就会陷进烂稀泥里爬不出来。

水草甸子里的水清冽冽的[qīng-liè-liè-de]，象镜子一般。我真想捧起来喝上两口过个瘾呢！水底下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，有铺着暗绿色宽叶的毛爪菜，也有伸着菱



形叶子的水芹，花花绿绿，把宁静的水底打扮得象一座小花园。

我是到林场的第五天，跟着管副业生产的小王同志进山的。出发的时候，太阳刚出山，东边的天空铺满了象羽毛般的桔红色朝霞。一群群的大雁，迎着霞光，扇动着翅膀，从挠力河两岸的芦苇丛里飞出来，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，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。小王说，这时候要是沿着河岸走，准能拾到一堆堆象拳头那么大的鸭蛋哩！

北大荒的五月真是黄金季节。冬天的景象看不见了，初春的严寒也消失了。草原穿上了碧绿碧绿的衣服。那些出名的“五花草”，现在虽然还没有开花，但是都已经露头了，举着一簇簇的花苞，只要淋一场小雨，就会满山满谷地开起来。

我们正走着，忽然在不远的一片“塔头甸子”（“塔头”是一种草，“塔头甸子”是长着塔头草的甸子）里，有三五只棕黄色的动物在跳动。它们大概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了，腿一蹬就一溜烟跑开了。

“鹿！”我惊讶地叫了一声。

小王摇摇脑袋说：“这不是鹿，这叫狍子。狍子跟鹿长得差不多，就是没有角。这家伙胆子最小啦，听见风吹叶子动，就疑心是来了敌人，它撒腿就跑。”

小朋友，你别看这狍子披着一身细茸茸的软毛，长着一对灵活的大圆耳朵，挺精神的，可是头脑却很迟钝，猎人都叫它“傻狍子”。小王告诉我，狍子毛的颜色是随着季节变化的。夏天是赤褐色的，到了冬天却又换成灰色的了，这就是动物的自卫本领——保护色。

狍子全身几乎没有一种能够抵御“敌人”攻击的防卫武器，那么它是怎样保存自己的呢？说来也很简单，那就是跟鹿一样全靠那四条细长细长善于奔跑的腿。它一旦发现“敌情”，拔腿就跑，快得象一溜烟似的。但是它有一



个特点：跑了一阵以后，总要停下来伸长了脖子，窥探周围的动静，认为确实没有危险了，还会转身跑回来。猎人往往就抓住它这个十分可笑的脾气，打枪以后立刻隐蔽起来，等它站住了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再开枪把它打倒。

狍子喜欢栖息在幽静的沼泽地的阔叶林里，白天一般不出去，到了夜晚才成群结队地出林子喝水觅食。小

王还告诉我，有一次，有上百头狍子，象一片游动的云彩一般，在清晨朦胧的雾气里渡河。它们简直象游泳的健将，不慌不忙地泅渡，那场面可真壮观哩！

我想起了在林场看到的他们抓到的活狍子。那是一只刚生下来不久的雄狍，象只小山羊，披着一身黄油油的软毛，嘴巴尖尖的，四条细细的腿，总是一蹦一蹦的。它见了人就缩着脑袋“咻咻”地叫着，真惹人喜欢。

狍子身上的东西都能派用场。它的皮油亮亮的，水都沾不上，做褥子才暖和呢！特别是狍子脑袋上那块皮，又厚又软，赫哲族人都拿它来做一种叫“阿温”的帽子。狍子的肝是甜的，人吃了眼睛明亮。狍子的肉也好吃，味道跟猪肉差不多。

我们进入了完达山的郁郁葱葱的森林。

完达山上的树可多极了。一眼看去，树，树，树，到处都是树。现在是五月，好多树才长出一小球一小球嫩黄的叶芽，稀稀朗朗的。要是到了六七月，雨水充足了，天气也暖和了，每一棵树都象撑起一把大绿伞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一座山，撑着几千把几万把巨大的伞，这不把人憋坏了吗？就是现在，你要把头仰起来，才能在树顶上找到一块象碗口大的蓝天。

这密密层层的树木里有几十种树：椴树，山杨，水曲柳，水冬瓜（一种落叶乔木），大叶榆，小叶榆……还有不



少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树。当然，最多的还得数红松。

红松长得坚实，魁梧，身体笔直笔直，象一个巨人，脑袋顶着白云，气势可雄伟啦。看见它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许多正义凛然〔lǐn-rán〕、英勇不屈的革命英雄。

红松是一种贵重的木材，几乎可以说全身都是宝。它的材质又轻又软又坚韧，放在水里泡上几十年也烂不了，是制造国防用具和交通建筑器材的高级材料。锯下来的木屑还能做纤

维板和活性炭。

小朋友，你吃过松子吗？剥开那紫褐色油亮亮的壳，里面就露出一粒白玉般的松仁，吃进嘴里又香又脆。那就是从红松结的“松塔”上剥下来的种子。

我还看见伐木工人在红松身上割取松脂。他们在树干上划一道口子，那透明的粘粘的黄色的松脂，带着一股清香，就一滴一滴地从口子里淌下来了。

“噗哧！”我脚底下象踩着了一块香蕉皮似的，身子一歪，差一点跌倒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森林里积着厚厚的一层烂树叶，这儿从来没有人打扫过，树叶越积越厚，脚踩在上面“咕滋咕滋”直响，一股酸臭的气味直刺鼻子。

我的眼前忽然一亮，闪着一片银光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片白桦林。白桦树是森林里面的仙女，美丽的枝干上象涂了一层银粉似的。它的叶子还没有长好，只是一丛丛嫩红色的圆片片。

我正在欣赏这桦树的风姿，小王在一旁说：

“你别看它长得好看，其实是华而不实，这种树是不成材的。”

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桦树的本质松软，不能耐久，而且容易变形。“桦树不去皮，三年烂如泥”，所以林场向国家交木材的时候，桦树是不能交的，它只能做烧火的柴。

白桦林的后面是浓密的红松林。我们穿过桦树林在

红松林里坐下来休息。忽然，头顶上簌簌地落下一阵松子壳来。这是谁在和我们逗着玩呀？小王碰碰我的胳膊，悄声地对我说：“你往上瞧……”我抬起头看去，嗬，一只松鼠，它后腿蹲着，象一把大扫帚似的尾巴卷到后背上。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。全身是闪着光的金黄色软毛，真逗人喜欢。这顽皮的小东西，用前面的两只爪子捧着松子熟练地嗑着，说实话，它嗑松子的本领要比我们高明得多了。

我“嘘”了一声，可是它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，反而瞪大了两只眼睛盯住我，好象在向我示威。

“松鼠我们是不打的。”小王对我说。

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松鼠能预报哪一种果实是丰收，哪一种果实是欠收。松鼠活动的地方是松树林、柞树林，还有长着榛子〔zhēn-zǐ〕的阔叶林。一到秋天，只要看到松树上的松鼠多了，那就是说今年松塔就多。因此，林业工人和松鼠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小王正和我唠着，这小东西哧溜一下，不见了，那动作可敏捷了。原来松鼠成天蹦蹦跳跳，可淘气啦，一时一刻也不能安静，就连刮风下雨，也是在树上窜来窜去。一直要到天黑，才蜷起身子把那条大尾巴贴到脑袋上，闭上眼睛。可是天一亮，它又开始活跃了。

我们把干粮拿了出来，慢慢地吃着，一边喝着灌在水

壶里的清凉的山泉水，正想好好地休息一会儿，就在这时候，周围响起了一阵“嗡嗡”的声音。仔细听去，这声音比一大群蜜蜂的声音还要大。我惊异地抬头望去，哟，是一群群虾虻（就是牛虻），简直象是一队队小飞机，向我们没头没脑地袭来。牛虻最喜欢吮吸〔shǔn-xī〕动物的血，一见有人来，就想来饱餐一顿。

这种小动物长着一颗豌豆那么大的碧绿碧绿的脑袋，拖着一个肥胖的肚子，上面黄一条、黑一条，跟大马蜂差不多。顶厉害的是雌虾虻，一咬就一口血。我的同伴小王在嘴唇边捉到一个。他用手在虾虻的肚子上一挤，挤出一团亮晶晶的珍珠似的东西，就向嘴里一塞，对我说：“可甜哩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小王说：“这虾虻是雄的。它爱吃花蜜，所以肚子里有一团甜水。”

我学他的样子也挤了一个，果然有点甜味，还带着一些草花的香气哩！

小王又指着那树叶子上一团一团的白沫沫问我：“你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嘿！谁把唾沫往树叶子上吐哪？”我说。

小王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，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真是城里来的，连这都不识。这是虾虻产的卵呀！太阳



一晒，幼虫就从这里面钻出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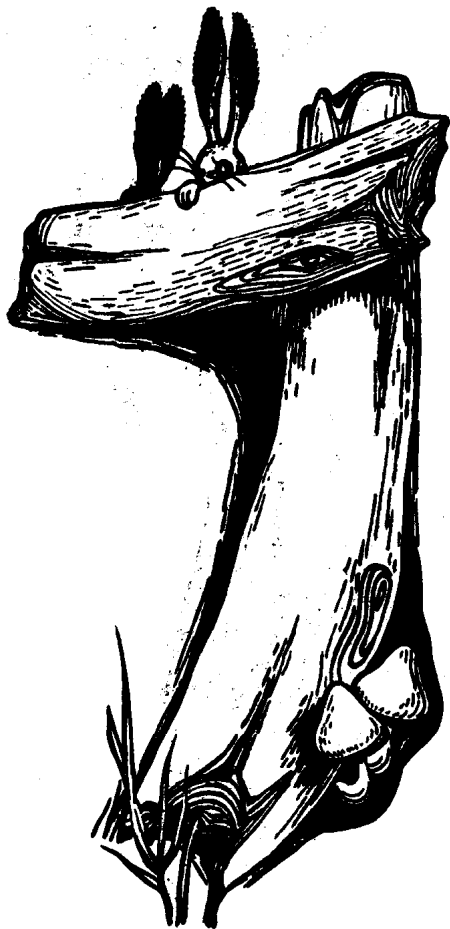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实在被这群虾虻叮得受不了啦，立刻捡了些枯枝烂叶，烧起一堆火。一股浓烟把虾虻呛跑了，我们总算逃过了这场“灾难”。

在这密林里走了半天，我们还看见一大堆一大堆的蘑菇，大的有碗口那么大，胖敦敦的，五颜六色，有乳白色的，也有嫩黄色的，上面斑斑点点，象画着图案，最多的是猩红色，远看好象一朵朵鲜艳的花。

这里有一大片蘑菇没有脑袋了。我心里在想：这是谁摘的，还把杆子留了下来？

小王说：“准是那些淘气的山兔干的事，它们最爱吃这些鲜货了。”

正说着，草丛里传来一阵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。嘿，在一棵腐朽了的大横木后面，露出两对毛茸茸的耳朵来了。原来是一对灰乎乎的山兔。它们睁着又圆又大的眼睛看着我们，一点也不害怕，看见我们走近了，便“嗖”的一声，象一支箭





似的钻到草窠里去了。

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，因为打扰了它们的宁静的生活。

我们还看见一棵长满了苔藓的大柞树，树上长着一团一团象个大馒头似的东西，外面裹着一层黄毛。小王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，连忙掏出小刀把它割下来。我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：“这叫猴头蘑菇，是蘑菇里面最好的一种，而且产量少，所以特别珍贵。”小王把它放在手里掂了掂，接着说：“拿到北京要卖好几块钱一斤呢！”

“为什么要叫猴头蘑菇呢？”

“你瞧！”小王用手

指着那一层黄毛，“这象不象猴子的脑袋？”

可不是吗？真象猴子的脑袋，圆溜溜的，长着细茸茸金黄色的软毛，怪不得人们都叫它“猴头蘑菇”哩！

小王又说：“要是秋天上山，东西还要多。八月里，榛子熟了，要是不去采它，它会自己落到地上，象铺着一层厚厚的毛毯。榛子炒熟了，又脆又香，跟花生一样。和榛子一块熟的还有山葡萄。这山葡萄，你没有见过吧！它和榛子缠在一块，象一挂挂紫色的水晶石，圆溜溜的，透亮透亮。要是吃多了，连嘴唇都会染乌的。”

小王停了停又说：“这里还有山丁子，山胡桃，山楂，白姑娘……山货可太多了。你要想吃什么，秋天就再上山来吧！”

我高兴地答应说：“好！到那时候我一定要来美美地吃一顿。”

小朋友，你说这完达山象不象一座大仓库呀！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土里长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真是一座宝山哪。

密 林 窖 鹿

半个月以后，林场接受了一项新任务，要在一个月里